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插图本]

THE SIGN of FOUR 四签名

COMPLETE SHERLOCK HOLMES

[英]阿瑟·柯南道尔 著



◆ 哈尔滨出版社 ◆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插图本]

THE SIGN of FOUR 四签名

[英]阿瑟·柯南道尔 著



◆ 哈尔滨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四签名/[英]阿瑟·柯南道尔著;安娜等译. —2版.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5.1

ISBN 7-80639-445-1

I. 福… II. ①柯…②安… III. 侦探小说—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3647 号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四签名

[英]阿瑟·柯南道尔 著

- 出 版 者 哈尔滨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 170 号
邮 编 150001
责任编辑 罗 伟
装帧设计 幻想工作室
印 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0
字 数 150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39-445-1/I·141
-

定 价 88.00 元(全十册)

(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译者的话

近年来，魔幻小说一直在世界各地引领着时尚阅读，无论是英国女作家琼安·罗琳笔下的哈利波特，还是法国魔幻大师塞奇·布鲁梭罗笔下的魔眼少女佩吉·苏，都深受读者的喜爱。他们如同一对魔幻世界里的金童玉女，拓宽了世界亿万小读者的视野，使他们耳目一新。

然而，历史带有惊人的相似。在一百年前的英伦三岛上，侦探小说之父阿瑟·柯南道尔同样成功地塑造了大侦探福尔摩斯的形象，从而开创了侦探推理小说的先河。书中那个身材瘦高、两眼具有穿透力、叼着烟斗的中年男人，经常手持雨伞匆匆地来往于雾蒙蒙的伦敦城。人们已将他神秘的形象幻想成惩恶扬善、实现心中理想及公正的化身。人们在小说的世界里，尽情地享受着大侦探豪侠义胆和超人智慧带来的快感；他那严谨周密的逻辑推理和广博的学识让所有的读者都深为叹服。同时，福尔摩斯这一人物形象已成为世界各国青少年乃至成年人心目中的大英雄，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刻下了深深的印痕。

我们在魔幻作品席卷世界的今天，将上个世纪风靡全球的作品再次推荐给我国读者，无论其作品中独具个性的人物形象，还是故事描写中悬念迭起的情节，在这个时代仍有着巨大的魔力。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其阅读风头绝不逊于劲吹的“魔幻之风”，这正是本作品的不朽魅力。



目录 CONTENTS



四 签名

1. 推理的研究..... 1
2. 陈述案情..... 8
3. 答案在哪里..... 13
4. 秃头男人..... 17
5. 发生在别墅里的惨案..... 25
6. 福尔摩斯的判断..... 32
7. 木桶事件..... 40
8. 贝克街的侦探小队..... 50
9. 线索中断..... 58
10. 凶手末日..... 68
11. 大宗阿格拉珍宝..... 74
12. 斯冒尔的奇异故事..... 79



福尔摩斯归来记

- 空房子..... 99
- 诺伍德的建筑师..... 119
- 舞蹈者..... 142
- 孤身骑车人..... 166

四签名



1. 推理的研究

歇洛克·福尔摩斯从壁炉台的一角拿下一瓶药水，又从一只干净的山羊皮匣里取出一个皮下注射器来。他先是用细长有力的手指安好细细的针头，接着又卷起了衬衫的左边袖子，他若有所思地对自己的肌肉发达、留有很多针孔痕迹的胳膊凝视了片刻，终于把针尖扎进胳膊里，注射完毕就躺在绒面的安乐椅里，满足地喘了一大口气。

这样的行为他每天重复三次，几个月来我已看惯了，但总是不以为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日益使我不安，但由于我不敢去阻止他，所以一到夜里，想到这件事，就觉得良心过意不去。我的朋友性情冷漠、孤僻，不肯接受意见，我觉得要想向他无拘无束地进一番忠告，真是一件困难的事。他的毅力、他自负的态度和我所体验过的他那许多特别的性格，都使我望而却步，不想惹他不高兴。

然而，这一天下午，大概是因为我在午饭时喝了些葡萄酒，或许是他那毫不在意的态度激怒了我，我觉得一定要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我问他：“今天注射的是什么呢？吗啡还是可卡因？”

他刚翻开一本旧书，有气无力地回答道：“这是可卡因，百分之七的溶液。你也要试试吗？”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不想试。阿富汗的战役弄得我身体



到现在还没复原,我不能再接再厉了。”

面对我的恼怒,他含笑答道:“大概你是正确的,华生,虽然这东西对身体有害,但它有着那么强烈的提神作用,相比之下,那些副作用就不算什么了。”

我恳切地说道:“可是你也得考虑考虑利害得失吧!你的大脑也许像你所说的那样,能够因为刺激而兴奋起来,但这毕竟会伤害身体。它能引起不断加剧的器官组织变质,至少也会导致长期衰弱——你也知道这种药的副作用,真是得不偿失。你怎能只顾一时的快感,损害你那天赋的超人的精力呢?你该了解我说这话不仅因为我是你的好朋友,还因为我是一个为你健康着想的医生。”

看来,他听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把十指对顶在一起,把两肘搭在椅子的扶手上,一副对谈话颇感兴趣的样子。

他道:“我生性好动,一旦无事可做,就会烦躁不安,给我难题,给我工作,给我最深奥的密码,给我最复杂的分析工作,我才觉得最舒适,才觉得不需要人为的刺激。我非常讨厌平淡无味的生活,我追求的是精神上的振奋,因此我选择了一个特殊职业——也可以说是由我创造了这个职业,因为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从事这种职业的人。”

我抬眼问道:“你是唯一的私人侦探吗?”

他答道:“我是唯一的私家咨询侦探。如果格莱森·莱斯垂德或者艾瑟尔尼·琼斯碰到难事来向我请教的时候,作为侦探的最高裁决机关,我以专家的身份审查材料,同时提供我的意见。可是我并不居功自傲,报上也没有我的名字。这种工作带给我的巨大报酬是使我的特殊本领得到应有的那种快乐。你应该还记得我办理的杰非逊·侯伯那件案子吧。”

我热切地答道:“是的,我都记在心里,那是我平生从未遇到过的奇案。而且我还把案件的过程编成了一本书,加了一个新颖的标题:《血字的研究》。”



他不满意地摇头道：“我大致看了一遍，实在不敢恭维。你要知道，侦探术是——或者应当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应当用同样冷静的方法来研究它。你把它涂上了一层小说色彩，结果好像是在几何定理里掺进了恋爱故事。”

我反驳他说：“但是书中确有像小说的情节，我不能改变事实。”

“只要把重要的部分写出来就够了，这个案件里唯一值得提出来的，只是我怎样通过事实的结果来找出原因，再经过仔细的分析和推理直到最终破案的过程。”

我写那个小册子，本来是想要他高兴，没想到反而被他批评，十分不快。我承认，正是他的自以为是激怒了我，他的要求似乎是：他个人的行动必须占据我的著作的全部内容。在我和他同住在贝克街的几年里，我多次发现他在沉默和说教的背后，透露出些许骄傲和狂妄。我沉默起来，只是坐着抚摩我受过伤的腿——我的腿以前曾被别人用枪弹打穿，虽不碍走路，但是天气一变就感到痛楚难当。

停了一会儿，福尔摩斯装满了烟斗，缓缓开口：“最近我的业务已经扩展到欧洲大陆了。上星期就有一个叫做弗朗斯瓦·勒·维亚尔的人来向我请教，你也许知道，这个人法国侦探界中的后起之秀。他有凯尔特民族的敏感性，可惜缺少广博的学识，这影响了他的技术的提高。他所请教的是一件有关遗嘱的案子，很有趣。我提供了两个相仿的案情供他参考：一件是1857年里加城的案件，另一件是1871年圣路易城的那个案子。这两个案子为他打开了破案的门扉。这就是今天早晨接到的致谢信。”说着他把一张已弄皱的外国信纸递给我看。我看了看，信里夹杂着很多恭维话，字里行间充满了“了不起”、“高明的手段”、“有力的行动”等表示这位法国人的热情、崇拜和赞许的话。

我说：“简直就是个在和老师讲话的小学生。”

歇洛克·福尔摩斯轻声说：“啊，我的帮助被他估计得太高了。”



他自己也非常有能力。一个优秀的侦探家所必备的条件，除了学识，他都拥有，比如观察力和推断力。不过他将来会有学识的。现在，他正在翻译我的几篇短文。”

“你的作品？”

他笑道：“你不知道吗？不好意思，我曾经写过几篇专门论述技术的文章。你记不记得那一篇：《论各种烟灰的辨认》。在那里，我列举了一百四十种雪茄烟、纸烟、烟斗丝的烟灰，还用彩色的插图来说明各种烟灰的区别。这是在刑事案件审判中经常出现的证据，有时甚至是整个案件最重要的线索。现在你回忆一下杰菲逊·侯伯案件，你就会想起来：辨别烟灰是可以帮助破案的。比方说能确定一个谋杀案的凶手是吸印度雪茄烟的，这样一来，就缩小了你的侦查范围。印度雪茄烟的黑灰和‘鸟眼’烟的白灰的不同，在训练有素的人看来，就如同白菜和马铃薯一样。”

我道：“对细小事物的观察，你确实具备非凡的才能。”

“我觉察到了它们的重要性。在我写的关于跟踪脚印的论文里边还提到保存脚印的方法，这儿还有一篇新奇的小论文，说明一个人的手形会受到他所从事的职业的影响，附有石工、水手、木刻工人、排字工人、织布工人和磨钻石工人的手形插图。对于科学的侦探技术，这些细节意义重大。值得一提的是在无名尸体和调查罪犯身份时更具实际意义。噢，我只顾谈我的爱好，你厌倦了吧？”

我诚恳地回答道：“我不但不厌倦，而且还很感兴趣呢。这是因为我曾经亲眼见过你运用这些方法。你方才谈到观察和推理，那么，这两方面在一定程度是相互关联着的。”

他舒坦地靠在椅背上，从烟斗里喷出一股乌蓝色的烟雾，说道：“没有什么关联。举例说：观察的结果表明，你今早曾到韦格摩尔街邮局去过，而通过推理，还可以知道，你在那里发了一封电报。”

我叫道：“是这样的！但是你是如何知道的，那只是我突然想做

的事，而且没有对任何人讲过。”





他看到我惊讶的样子,便得意扬扬地笑道:“这太简单了,简直用不着解释,但是解释一下倒可以分清观察和推断的范围。我注意到有一块红色的泥巴沾在你的鞋子上,韦格摩尔街邮局对面正在修路,掘出的泥就堆积在便道上,走进邮局的人难免会踩上泥巴,那里的泥是一种特殊的红色,据我所知,附近并没有相同颜色的泥土。这就是我观察出来的,其余的就都是靠推断得来的了。”

“那么你怎么能推断到那封电报呢?”

“今天整个上午我都和你面对面地坐着,并没有看见你写过一封信。然而我注意到你的桌子中央放着一张邮票和一打明信片,那么你上邮局肯定是发了电报。刨除其他的,剩下的就是事情的真相了。”

我想了一想又道:“的确如此,但是这件事太简单了。我想出一个难点的题考考你,你不会有意见吧?”

他答道:“恰恰相反,欢迎你的考验,我可以不用第二次注射可卡因了。我对你提出的任何问题都很感兴趣。”

“常常听你说,在每一件日用品上面,都容易留下一些能显示使用者特征痕迹,受训练的人很容易就会辨认出来。我这里有一只新得来的表,你能不能从这块表推知它的旧主人的性格和习惯呢?”

我把表递给了他,心里暗笑。因为我认为,这个试验是无法解答的,这也可算是我给他平日独断专行的一个教训吧。他把表拿在手里,细细地打量,先端详表盘,再掀开表盖,观察着里面的机件;他先是用肉眼,接着又拿出来高倍放大镜观察。看着他一副沮丧的样子,我几乎笑出声来,后来他终于合上表盖,把表递给我。

他说道:“这里几乎没有什么痕迹留下来,因为这只表刚刚擦洗过,抹掉了主要痕迹。”

我答道:“正是这样,这只表是擦过了油泥以后才被我发现的。”但心里面暗自对他用这一点做借口来掩饰他的失败很不以为然。假使是一只未修过的表,也不太可能找到有助于推断的痕迹,



他半睁半闭着无神的眼睛仰望着天花板说道：“虽然遗痕不多，我的观察也起到了一定作用，还是说一说请你检验吧。我认为这只表是你父亲留给你哥哥的。”

“不错，你是从表的背面上所刻的H.W.两个字头推断出来的吧？”

“是这样，W是你姓氏的开头字母。我知道这是你家上一辈的遗物，是因为这只表很古

老，制造了大约有五十

年，而表上刻的字

的痕迹表明，刻字

时间与制表时间

差不多。按照习

惯，凡是珠宝一类

的东西，多由长子

继承，而长子又往

往袭用父亲的名

字。如果我没记错

的话，你父亲早已去世，

所以我断定这只表是

你哥哥的。”



我道：“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吗？”

“你哥哥从前有锦绣前程，然而他生活放荡，错过了许多好机会，所以弄得生活困窘，最后纵酒过度而死。我能看出来的就是这些。”

我从椅子上跳起来，在屋内无精打采地踱来踱去，无限辛酸涌上心头。

我说：“福尔摩斯，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不能相信，你竟然会耍出这样的花招，以前你一定访察过我哥哥的一切，现在就装做莫



测高深地推断出这些事情，你以为我真会相信你只凭这只旧表就能推出这些事实吗？老实告诉你，你简直是在骗人。”

他和悦地答道：“我亲爱的医师，请原谅我，我按着理论来推断问题，却没在意这会使你感到难过。我保证，在你把这只表拿给我之前，我还不知道你有个哥哥呢。”

“那你简直神机妙算！你说的与事实一模一样。”

“啊！运气不错，我只是说出一些可能的情况，没想到竟然全说对了。”

“那么你真不是瞎猜的？”

“当然，我从来不瞎猜。胡乱猜测是个坏毛病，它会妨碍逻辑推理，你觉得神奇，是因为你不了解我的思路，没有注意到往往能推断出大事来的细节。举个例子吧，开头我说你哥哥行为放荡，是由于观察到这只表除了下面和边缘上有两处明显的凹痕以外，表的上面也是伤痕累累，很明显，他常把表与钱币、钥匙等硬东西一同放在衣袋里。对一只价值五十多英镑的表这样不在意，可以说明他日常生活不谨慎。仅仅是这只表已经如此贵重，可见遗产相当丰厚。”

我频频点头，领悟了他的意思。

“伦敦当铺有个惯例：每收进一只表，就用针尖把当票的号码刻在表的里面，这比挂上牌子高明，可以避免号码丢失或错乱。我拿着放大镜观察，看到至少四个这类的号码。可见你哥哥生活常常捉襟见肘，而他有时候日子过得还不错，要不然就没钱去赎回表了，最后你看有钥匙孔的里盖，在钥匙孔的四周被钥匙摩擦出无数的伤痕。头脑清醒的人插钥匙一插就中，只有醉鬼的表才能留下这些伤痕。你哥哥晚上给表上弦，因为醉酒，手腕颤抖就留下这些伤痕。这不是很简单的推理吗？”

我答道：“拨开云雾见太阳，请恕我刚才无理。我应该充分相信你的能力，现在你手头还有什么案子在侦查吗？”

“没有，所以我才注射可卡因啊。除了动用我的头脑，我在这世

上简直没有别的兴趣。过来,看看窗外,沿着街道,擦着褐色屋顶,有黄雾在滚滚而过,难道还有比这更无聊、更愁惨的吗?医生,你想想有力无处使是一种多么难受的滋味啊。犯罪是平常的事,人生在世也是平常的事,这个世界到处都是平常的事!”

我正要开口回答他,突然有人急促地敲门。房东走了进来,手里托着一个铜盘,上面放着一张名片。

她对福尔摩斯说道:“一位小姐求见。”

他读着名片:“梅丽·莫斯坦小姐。嗯!好陌生的名字。哈德森太太,请她进来。医生,你不要走,我希望你能留下来。”



2. 陈述案情

莫斯坦小姐迈着稳重的步子,沉着优雅地走了进来。她发色浅淡,身材苗条,手上是一副色彩搭配和谐的手套,身上穿着跟她气质相符的套装。她那朴素雅致的衣着表明她生活得不太富裕。她的衣服是深褐色毛呢料的,不加花边和装饰,配着一顶同样颜色的帽子,帽子上插着一根白色的羽毛。她长得不算漂亮,但神情温柔可爱,尤其是一双深蓝色的大眼睛,蕴藏着海一般深沉的情感。我见过各种各样的女人,但是从来没见过谁有这样一副聪慧高雅的容貌。当福尔摩斯请她坐下的时候,我注意到她双唇轻颤,两手发抖,显然她的情绪非常紧张。

她说:“福尔摩斯先生,我今天到这儿来,是因为您曾经为我的女主人西格尔·费里斯特夫人成功地解决过一桩家庭纠纷。我对您高超的技术深感钦佩。”

他想了一下答道:“是西格尔·费里斯特太太啊,我是曾经帮过她一个小忙。那是一桩非常简单的案子。”



“她并不这样认为。至少，我所请教的案子您不能同样也认为是简单的。因为我的处境实在太让人难以置信了。”

福尔摩斯搓搓手，眼里闪烁着欣喜的光芒。他在椅子上微微前倾，清秀而像鸢鹰的脸上浮现出聚精会神的表情。“说说您的案情吧。”他响亮而又庄重地说道。

我觉得在此有所不便，便起身说道：“请原谅我得先走一步了。”

出乎意料的是这位年轻姑娘伸出戴着手套的手拦住了我，说道：“假如您再坐一会儿，也许就能帮我一个大忙呢。”

因此我就重新坐下了。

她接着说道：“整个事情简短说来是这样的：我父亲是驻印度的军官，我被送回英国时还很小。母亲

去世很早，我在国内又没有亲戚，所以我就被送到爱丁堡的一个寄宿学校读书，一直到我十七岁。1878年，我的父亲——他所在团里资格最老的上尉——请了一年的假，返回英国。我收到他从伦敦拍来的电报，说他已平安到达，住在朗厄姆旅馆，要我马上去跟他见面。我还记得，在他的电文中洋溢着父亲的慈爱。我刚到伦敦就坐车去朗厄姆旅馆了。管事儿的人告诉我，莫斯坦上尉的确住在那里，但



是从头天晚上出门后至今未归,我等了一天,没有任何消息。到了夜里,在旅馆经理的建议下,我去警察署报案,并在第二天早上的各大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结果仍然毫无消息,直到现在,还没有查到我可怜的父亲的下落。他回到祖国,抱着那么大的希望,本来打算安享晚年,没想到……”

她用手摸着喉咙,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福尔摩斯打开了他的记事本问道:“还记得是哪一天吗?”

“他在1878年12月3日失踪——已经快十年了。”

“他的行李呢?”

“还在旅馆里,行李里边找不出任何线索,有些衣服和书籍,以及不少安达曼群岛的古玩,他从前在那里监管过囚犯。”

“他在伦敦有哪些朋友?”

“我们只知道一个——驻孟买陆军第三十四团的舒尔托少校,和他在一个团。这位少校已经退伍,住在上诺伍德。我们找过他,可是他连我父亲回到英国的事都不知道。”

福尔摩斯道:“真奇怪。”

“我还没告诉您更奇怪的事呢。六年前——准确日期是1882年5月4日——我在《泰晤士报》上看到了一则广告,查询梅丽·莫斯坦小姐的住址,并说如果她有所反应,对她会有好处的,广告下面没有署名和地址,那时我刚到西斯尔·弗里斯特夫人家里担任家庭教师。我和她商量以后,在报纸广告栏里登出了我的住址。当天我就收到从邮局给我寄来的一个小纸盒,里面装着一颗很大的珠光闪耀的珍珠,盒子里一个字也没有。从那以后,每年同一日期我都会收到一个装有相同珍珠的同样的小纸盒,同样邮寄者从来也没留下任何线索。这些珠子给内行人看过,说是价值连城的宝物。请看这些珠子,真的很漂亮。”她说着就打开一个盒子,六颗我从未见过的上品珍珠映入了我的眼帘。

福尔摩斯道:“我对您说的很感兴趣,还有别的情况吗?”



“有，今天早上我接到了这封信，请您看一看，这也就是我来找您的原因。”

福尔摩斯道：“谢谢您，请把信封也给我。邮戳——伦敦西南区，日期——9月7日。啊！角上有一个大拇指印，也许是邮递员的纸很不错。信封要六便士一打，看来写信人对信纸和信封都很讲究，没有写信人的地址。‘今晚七时请到莱西厄姆剧院外面左边的第三根柱子前来等我。如果您心存疑虑，请带两位朋友一同来。您作为一位受到伤害的小姐，一定会讨还公道。千万别带警察来，否则我不会跟您见面的。您的不愿透露姓名的朋友。’这真是一件稀奇古怪又有趣的事，莫斯坦小姐，您有什么打算？”

“我正想向您请教。”

“一定得去。您和我，还有——对了，华生大夫是咱们的第二个朋友，他一直和我在一起工作。”

她用恳求的表情看着我，向福尔摩斯问道：“但是他愿意去吗？”

我热情地说：“能为您效劳，我深感荣幸。”

她说道：“你们这么仗义，我很感激。我很孤独，没有朋友可以相托。我6点钟到这里来，行吗？”

福尔摩斯道：“可是不能晚了。还有，这封信和寄珠子的小盒上的笔迹一样吗？”

她拿出六张纸来说道：“都在这里。”

“您考虑得很详细，在我的委托人里，您可以算是模范了。让我们看一看吧。”他把信纸铺在桌上，一张一张地对比，继续说道：“除了这封信以外，笔迹全是伪装的，都出自一个人的手笔，这是肯定的。您看这个希腊字母e多么突出，再看字末的s字母的弯法。莫斯坦小姐，我不愿给您无谓的希望，但我想了解，这些笔迹和您父亲的相比较，有没有相似的地方？”

“丝毫不同。”



“跟我想的一样。我们在6点钟等您。请把这些信留下，我要再研究一下，现在只有3点30分，再会吧。”

我们的客人答道：“再会。”她又用和悦的目光看了我们两人一眼，就把盛珠子的盒子放在胸前，快步走了。我站在窗前看着她轻快地走向街头，直到看不见她那灰帽上的白羽毛为止。

我回头向福尔摩斯说道：“她真是一位美丽的姑娘！”

他已经重新点燃了烟斗，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无力地答道：“是吗？我没注意。”

我嚷道：“你真是机器人，一架计算机！有时你简直不是人！”

他和蔼地微笑道：“不要让一个人的外表影响你的判断力，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委托人，对我来说只是一个符号——问题里的一个因素而已。感情会影响理智的。一个我一生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曾经为了获取保险金而毒死了三个孩子，结果被判死刑；可是我认识的一个最讨人嫌的男子，却是一位十分慷慨的人，为救助伦敦的贫民而捐出了二十五万英镑。”

“但是，这一次……”

“我向来不信任何例外，原则没有例外。你对笔迹有过研究吗？对于这个人的笔迹你有什么看法？”

我答道：“写得还够整洁，是一个经过商、个性坚毅的人留下的。”

福尔摩斯摇头道：“你看他写的长字母都没有一般字母高，那个d字像个a字，还有那个l像个e，性格坚强的人写字不管怎么难看，字的高矮却都是明显的，他的k字写得不一樣，大写的字母倒还整齐。我要出去了，还有些问题要搞清楚。让我介绍给你一本书——一本最出色的著作，这是温伍德·瑞德写的《成仁记》，你先看看吧。我要出去一个小时。”我拿着书坐在窗前，但是我的思绪并没有放在书本上，而是还停留在方才来的客人身上——她的一颦一笑，以及她所遇到的奇怪的事情。假如她父亲失踪时她才十七岁，